御製大訓

乾朝

御製大訓

噫乾坤位而萬物育君臣定而人紀立　繼繼承承三百年垂統乃祖乃父十數代世臣一隅青丘只有

得

朝鮮禮義樹邦名分正嚴
名分一隳稅駕何地討逆
不嚴國能國乎噫嘻痛矣
庚子以後

三宗血脉上有

一

皇兄暨夫寡躬於此之時爲
海東臣子者挾雜黨心陰
蓄不逞其曰臣乎其曰逆
乎嗚呼庚子
弓髯莫攀以喬木世臣之後

追不忘之　盛德恫嗣續之不繫正一心王室竭力報効之秋而貪功嗜利之徒陰懐貳心之輩各相闖機釀成亂逆可勝誅哉可

勝誅哉噫嘻痛矣鏡乕之
事尚何忍言交結怨國潛
懐異圖建儲一定兇心益
熾封使纔迴陰謀益急逆
乕倡之於先賊鏡應之於

追不忘之　盛德恫嗣續
之不繁正一心王室竭力
報効之秋而貪功嗜利之
徒陰懷貳心之輩各相鬪
機釀成亂逆可勝誅哉可

勝誅哉噫嘻痛矣鏡乕之
事尚何忍言交結怨國潛
懷異圖建儲一定宄心益
熾封使繞迴陰謀益急逆
乕倡之於先賊鏡應之於

後其排布陰計不專在於
戕殺異己亦不在於聯劉
大臣噫嘻此心包藏久矣
嗚呼痛矣非

皇兄至仁至友豈有今日嗚

呼于今在廷諸臣其不知
鞫案裏面者多況肆逆庶
士乎其意專在於誣逼儲
位謀危
宗社究心逆膓不忍正視此

豈徃時他鞫案之比哉郎
戊申之嚆矢大逆之張本
載籍以来所無者也鏡虎
伏法僞勲既削則若此凶
案決不可一刻置之於覆

載之間噫此豈引例於前
亦豈為弊於後哉其初錯
料迄至于今或反或仍不
過隨時處分改易前後顛
倒義理尚在晦塞刋去徒

歸茍且若此而君臣之分
何時乎定亂逆之禀何時
乎破靜夜思之大覺其非
先諭大臣謀及卿宰僉議
純同一辭無異此猶晚矣

又何曠日壬寅鞫案即畀炎火以銷逆根噫今者燒案所關莫重處分一定義理皎然君紀自此而立矣臣道自此而正矣吁嗟黨

人亦有秉彝復何敢留着
于心復何敢掛諸于齒牙
於此外別有憤痛粵昔素
王不得其位猶且借三寸
之彤管誅亂臣於編簡位

在君上袞鉞在手而其不
能討亂臣於當時誅逆心
於既骨其曰有君其曰有
國噫嘻痛矣辛丑建儲

皇兄所命其　敎至懇其
授至公求諸𨓏牒而罕有
質諸後世而正大其奉
令者不過伊時大臣其舉
行者不過伊時有司蜉蝣

布衣蟣虱白徒有何毫分干涉於其間而敢以素所稔蓄之心欲曀正大援受之際濫希功於匪分挾不逞之邪謀瞎地糾結螮蝀

日月致令反噬之虎龍做
出三手之凶言
宗社以之幾亡與言及此不
覺凜栗噫嘻痛矣陰邪綻
露情狀絕痛豈可以虎龍

所告之誣而倖漏王法此
等義理五尺所知而吁嗟
黨習渾世長夜一則猶澤
輩而不足驅聯劄於一案
一則欲一邉之無累並澤

革而請伸若非僞詩之現出非特誣寡躬矯誣不敢言之地負覆載難赦之罪者幾將倖免於丹書誑惑於一世矣可勝痛哉可勝

痛哉推此一事且究其時
非徒玷累於
兩朝其果將心於何地此孔
聖所謂無所不至者也金
龍澤李天紀李喜之沈尚

吉鄭獜重等假托藉重矯誣悖逆膓肚相連一両二二両一特舉其名並斷以逆噫誅亂逆於大訓樹倫綱於來世于今處分意豈

淺淺環顧世道無一公眼
不憚煩勞躬自剖析從今
浮嘵孰敢更喙嗚呼甲辰
初頭若今處分彼此紛鬧
豈至乎此今因覺悟夫正

義理而先將此訓昭示予
意

上告
陟降大庭頒教等事其令儀
曹依例舉行入梓廣布永

垂不刊噫我子孫遵我訓飭堅持勿撓其或追提往事復釀黨習者繩之法之毋或低昂正我世道固我邦國

重光作噩季秋下澣 日

御製告

廟文

猗歟我朝樹綱正名君臣分義昭若日星痛矣黨習橫熾于中末流之弊釀成

鏡夢締結怨國潛懷貳心
秉國勢弱兇計益深已巳
賤裔爲其心腹捘上誣書
謀危邦國倘非　陰隲豈
有今日　到今追思猶酸心

骨誣案尚在互相紛鬧弗
顧義理終莫知了于今覺
悟將案付丙從此以往綱
紀可正布衣弗逞敢生貪
功因其建儲欲贖至公噫

彼此輩豈一夕而排布邪
心弗忍正視別置逆案以
討以懲正名正分垂後可
徵昭昭

監臨

陟降洋洋只舉梗槩何敢煩
得揚替遣相臣茲告厥由
俯鑑此衷永垂庇庥

御製敎大小臣僚中外民庶
書
王若曰嗚呼我朝禮義名分
正嚴君君臣臣 繼繼相
承痛哉黨痼終成逆亂噫

彼辛壬尚忍言哉非

陟降隲非

皇兄友嗚呼邦國豈有今日

諸賊就法誣案尚在不顧

名分互相紛鬧于今大覺

特命焼窯從此以往義理
大定之予尤痛惋嗜利不逞
敢生匪分暗地希功承
教建儲至公至正憑藉莫
重螮蝀日月僞詩現出夫

豈一夕其心陰邪其計絕
痛雖登誣案豈可容貸別
置逆案嚴懲嚴討或扶或
抑何敢更售俱在大訓不
煩此誥爰命大臣上告

陟降臨軒布諭申誥多方嗚
呼臣庶其尤革心痛自刻
礪輔我一初噫今以往白
黑忠逆逎追乃祖一心王
室敢復黨私亂我義理豈

徒邦憲神祇布列昭昭在
上赫赫臨下挾懷舊習其
誰欺乎秉彝不泯忍不感
動故茲示諭咸須知悉

字地